

漢	稱	結
語	謂	構
親	的	分
屬		析

林美容著



漢語親屬稱謂 的結構分析

林美容 著

漢語親屬稱謂的結構分析

作 者：林 美 容

發行人：彭 永 强

封面設計：謝 明 芳

出 版：稻鄉出版社

台北縣板橋市漢生東路 53 巷 35 號

電話：（〇二）九六二六八四四、九六二四六九〇

郵撥帳號：一二〇四〇四八～一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四一四九號

排 版：永捷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正陽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定 價：新台幣 290 元

初 版：中華民國 79 年 4 月

I S B N : 957-9405-12-3

* 破損本或缺頁本請寄回本社更換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546001

序

親屬分類的探索是數理人類學主要研究領域之一，透過親屬稱謂在親屬類型重覆出現的規律，尋求其一般律。親屬研究發軔於十九世紀中葉，在其七十年代已有摩根（L. H. Morgan）的巨著《人類家族的血親與姻親系統》出版，奠基親屬研究為人類學理論探索的中心地位。到本世紀的五十年代，方法上有重大的突破，迭次更新，代表性者有「形式語意分析」、「數理結構分析」等。前者以化約乃至擴展法則探討各稱謂獨特的意含事項，後者提出能做演算的XY親屬關係符號系統，及鏈、串、覆集等新觀念，並以等價律、回歸律等定律，以及鏈結合的群論關係，建構系譜空間的數理體系。由於學者們對定律建立的努力，使得親屬內部結構能精確的表現出來，證明親屬分類具備數理邏輯的完整性，逐漸使人類學走向嚴密科學分析研究的大路上。

我們日常親炙的中國親屬稱謂制，在現代科學的照射下，會呈現怎麼樣的規則性？這想是大家樂於知道的事。但我們却找不到我們所需的答案，因為中國的親屬稱謂制不像其他社會一個稱謂指涉許多親屬類型，而以一個稱謂只指涉一個親屬類

型爲其特徵。這使上述的分析法，無論是化約法則或等價律都無法使用。顯然，中國的親屬稱謂制不屬於一般的研究範疇，它本身構成一個特殊的研究領域，與新幾內亞 Iatmul、澳洲 Ungarinyin 等親屬問題一樣，都是亟待新觀念新方法來克服突破的親屬難題。

數十年來國內外學人探索中國親屬稱謂制的著作頗多，如馮漢驥、許烺光、趙元任、芮逸夫、費孝通、Chen & Shryock、Gallin、McCoy、Weller 等，諸家對資料的收集乃至稱謂與社會、婚姻制度的關係加以分析，探索稱謂的成分因子等雖有不凡的成績，但始終無法建構中國稱謂結構的理論體系。而林美容女士有關中國親屬稱謂的一序列研究，呈現解開這一難題的全部過程，提供親屬研究難得的範例。

首先，作者依據 Greenberg 的顯著理論，應用於馮漢驥整理出來的 369 個中國書面親屬稱謂，檢驗該理論在中國稱謂語形上所透露的訊息。中國稱謂雖然數目繁多，但構成稱謂的詞素 (morpheme) 只有 34 個，其中區分性別者 (S) 有 18 個，不區分性別者 (N) 有 16 個，作者透過 SN 序列分析，建構中國稱謂的顯著原則。作者同時發現，稱謂最末一個詞素有區分性別的作用。這一結果導致由稱謂的語形形式分析進入詞素的語意作用之分析。稱謂的內在結構可由語法類 (syntactical class) 來深化，詞素可分爲詞頭、詞根 (核心詞素) 與詞尾三部分，各司不同的職能；如詞頭決定類型，詞尾決定性別等。作者從語形擴展分析的結果發現：(1)任一稱謂都由 21 個詞根當中的一個延展出來的，(2)稱謂中詞素的組合有一定的順序，(3)語意延展法則的建立，使我們能建構更多的合於語法的可能稱謂的存在。至於此，中國親屬稱謂形成的過程，從核心詞

素出發，如何加上類型加詞（詞頭）或性別加詞（詞尾），語形一步一步的擴展或語意的延展，其全程均能納入於其親屬語意理論體系內。

繼於中國稱謂內部結構的理論建構，作者著手於稱謂外部結構的探討。首先，作者檢驗中國稱謂的相對性。相對性是親屬結構的重要成分之一，人類學者一向以親屬關係的相對性稱謂的異同來探討親屬制度的特性。作者採用 XY 符號系統為分析工具，分析馮漢驥提供的 369 個稱謂的相對性，結果發現其中有 154 個無相對稱謂，所缺稱謂可用語意延展法則來建構。作者後來在有關訃聞的收集及論述中，充分證實重建稱謂的存在及其語法的正確性。同時作者指出，一個對稱而完整的中國親屬稱謂系統應由 646 個稱謂所構成，詞素之間有相對法則可循。作者對相對性研究的貢獻，不止於闡明稱謂與稱謂間的關係，進而發現群體間之相對性的存在。作者鑑於父系嗣系群的內部可以分割成四個次範疇，進而審視 646 個稱謂各歸屬於何種嗣系群的何類次範疇，尋求相對性在稱謂間之外，是否在高層次的群體間也存在？這是一項極複雜而繁瑣的運算工程，不是傳統的符號系統可負荷的，作者能及時採用 XY 符號系統來演算，是克服難題的關鍵所在。作者成功地用聯姻網絡建構從一個父系嗣系群衍生出來的親屬群體的結構模型，表現出中國親屬體系具備的相對性、父系嗣系性及婚姻網絡之結構特徵。

總而言之，中國親屬稱謂結構是現代親屬數學理論無法解開的親屬難題之一，作者以顯著理論為經，詞素的語法類為緯，逐步織出顯著原則、語形擴展及語意延展的諸法則，建構中國親屬稱謂的理論體系，而解開懸掛多年的難題。同時，親屬

4 《漢語親屬稱謂的結構分析》

稱謂相對性的探討，除了建立詞素相對法則之外，且有以次範疇為單位的群體間相對性存在的重要發現。亦即，作者建立從一個父系嗣系衍生發展出來的親屬群體用婚姻網絡連繫的結構模型，是分析群體間相對性問題的最佳範例，也開闢系譜空間研究的新領域。

林女士將其有關中國親屬稱謂研究的一序列論文彙集成書，讓我們可以完整地看到她多年來研究的成果，這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情。希望本書所呈現的結構分析的概念和方法對親屬稱謂以外其他的社會文化現象之規則性的探討也有所啓示，這也是數理人類學應該努力的目標。

劉斌雄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序於南港

自序

林美容

很早就盤算著要把過去發表的有關漢語親屬稱謂的篇章彙集起來，或是重新編寫成書。原本，寫成專書是第一選擇，也著實費力去編寫過，奈何因為新的研究興趣驅策著我奔走於鄉土的田野，無法專致於寫書。而且考慮到專書中若無新的論旨要義，沒有新添的材料分析，只是把幾篇論文組織成書的形式，猶如炒冷飯，不作也罷。不過，又不忍心把自認在學術之途起跑之後的一系列得意之作，束之專業學報，零散而失全貌，只好和盤端出，勉強成席。期望對親屬稱謂研究、語言人類學、認知人類學及漢人親屬結構有興趣的同行善知，以及結構語言學及認知心理學的先進們，能夠不吝嘗食，或有新味。

藉這次出論文集的機會，我把原來的論文作了一些文字上修潤補正的工作，最大的一個改變是原來我稱為「中國」親屬稱謂的地方，都改成「漢語」親屬稱謂。這實在是我反省到在人類學的著作裡，「中國」一詞過度濫用，明明是在台灣作研究，卻要說是中國研究，明明是在講漢文化、漢人社會卻要說是中國文化、中國社會，中國人民的文化雖以漢文化為優勢，但不可否認中國境內還有很多少數民族的文化。也因此，從學

術用詞必須精準來考慮，漢語親屬稱謂顯然比中國親屬稱謂更為確當。讓我們把中國的歸給中國，應該是漢的還原為漢。不過必須聲明本書主要研究的不是口說的漢語，而是書面的漢語。

我之研究漢語親屬稱謂，自覺因緣殊勝。人類學常被斥為博而不精（Jack of All, Master of None），我對漢語親屬稱謂的分析情有獨鍾，花費了幾年綿綿的心力，人類學縱有百般法門，我卻只見一門堂奧。自知學淺識短，在分析漢語親屬稱謂的過程中，卻時時領會到一種發現的樂趣，我發現的是什麼呢？就是結構。所謂發現，乃因結構是一種本然的存在，只是我們被諸多的外相蒙蔽了，只有經過抽絲剝繭，才得見本來面目。往往那一見之喜，迷惑頓開，一通百通。初次體驗這種發現之喜，真是興奮無比，難以自禁。因此，藉此序贅說我的研究歷程，以不忘有德之助緣。

1976年我在台大考古人類學會的會刊《人類與文化》發表了一篇〈中國親屬稱謂的研究〉。這篇文章不是學期報告，是自己起心去作的自發性研究，承先師唐美君教授指導，我把那時能夠找到的漢語親屬稱謂研究的文獻，作了一番整理，奠定了以後研究漢語親屬稱謂的基石。

會選擇研究親屬稱謂與劉斌雄師的啓發不無關係。大四那一年，我去政大旁聽他的數學人類學，研究所一年級又選修他的親屬研究，他在有關親屬稱謂的形式分析之方法上的啓迪，使我開始思考複雜的漢語親屬稱謂是否也有可能分析出幾個簡單的法則。

研究所畢業後，在系裡當兩年助教，困頓的人事，使一向不想出國，甚至於不屑於趕搭留學潮的我，動了出國之念，申

請到加州大學 Irvine 分校的獎學金後，再無疑慮。美其名說是要去拜師學數學人類學，行囊中卻帶著有關漢語親屬稱謂的文獻材料，好似我去美國唯一的任務就是去學方法，希望能夠成就一個漢語親屬稱謂的形式分析。

懷著這樣的心態，1979 年 9 月我踏進了 UCI 的校園。一開始我就有兩位指導教授 Michael Burton 及 John Boyd。頭二個學期所上的課，對我助益最大的就是跟 Burton 上個別研究 (independent study)。他引領我接觸 Joseph Greenberg 的著作，使我發現顯著 (marking) 的概念與漢語親屬稱謂竟是若合符節。經過幾番的揣摩，第二學期的某一天當我告訴 Mike，我已經發現隱藏在複雜繁多的漢語親屬稱謂底下的規則時，我沒有辦法忘卻當時他臉上的微笑，一種鼓勵、欣慰和認可。

我也沒有辦法忘卻當第一學年結束時，我在系上的討論會 (colloquium) 向系裡師生報告我用顯著的概念所作的漢語親屬稱謂的形式分析的結果時，幾乎系裡大部分的老師都對我的研究有正面的反應，在討論會上紛紛發言。討論會一結束，我收到各式各樣的紙條、卡片和鮮花，祝賀我報告的成功。最大的鼓勵還是來自我的兩位指導教授，Mike 只簡單地留下了一個紙條說我的報告很清楚，組織得很好，John Boyd 是第三個學期才從法國休假回來，這一次的報告讓他對我過去一年的研究有清楚的認識，也使他開始對漢語的親屬稱謂發生興趣，我報告後的一個禮拜，他告訴我，我的顯著分析可以用數學 automata 的概念來表示。我興奮無比，因為原先我到 UCI 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跟他學親屬數學。

第一年的研究之後，有一段時間我覺得漢語親屬稱謂已經

被我搞完了，再也不能有什麼搞頭。這種感覺在當時似乎是驕傲的成分也有，沮喪的成分也有。驕傲是因我發現了前人所未發現，沮喪是因為我隱然覺得我的顯著分析並不完全，但我那時並不知如何繼續下去。這種不完全的感覺引我不時摸索，真正是又撫摸又思索馮漢驥漢語親屬稱謂的材料。直到有一天突然靈機一通，上 Douglas White 與 Linton Freeman 兩位教授合開的「社會網絡」這個課時，點與點相連結，而一點又如何跟另外一點有結構上的等價性 (structural equivalence) 的概念，以及平常跟 John 上個別研究時，他給我的那些半群 (semigroup)，同餘關係 (congruence relation) 等數學結構的概念，跟我腦中的稱謂材料突然都搭上了關係，是啊！我為什麼不用點來表示每個詞素，看他們是用什麼樣的模式 (pattern) 一個一個相連成詞！在連結的模式上，有些詞素不是很一致嗎？是了，這就是等價類 (equivalence class) 之要素之間所具有的替代性 (substitution property)。詞素的組合順序用圖形表示出來後，稱謂的語形結構形式也慢慢地明朗起來。但是稱謂的意義是如何形成則尚不甚明白。有一天，Mike 對我說他已把我的文章寄給在 UC,Riverside 的 David Kronenfeld 教授，因為他是研究親屬語意的專家，鼓勵我前去拜訪。那一次與 Kronenfeld 教授談話的結果，當時並不覺得對我有什麼激勵，但是他建議我用圖形來表示稱謂的意義結構，回去以後我幾次嘗試著畫圖，當中 Lounsbury 的文章中延展 (extension) 的概念對我的努力給予適時的幫助，終於稱謂的語形擴展與語意延展都同時出現在圖上了。

第三年的第二學期，我通過了博士候選人的資格口試後，我認識的教授、研究生、秘書們為我開了一個慶祝酒會，我醉

了，醉在香檳的芬芳裡，沒有喝過香檳，以為跟啤酒一樣呢！考完試，回國的日期也差不多定了，回國之前，我在 UCI 社會科學院的研究生討論會上作臨別演講，那時稱謂的四個不同層次的使用已經成形，至此稱謂的語言分析中所必須顧及的語法、語意、和語用的層面，都在我的掌握之中了。

懷著難捨的依依，1982 年 4 月我離開了 Irvine，束裝回國就職。在 UCI 只有短短的兩年半，但我對這個學校充滿無比的感激，它給我物質上的幫助，每年我都有獎學金，第一年拿的是 Regent's Fellowship，學費全免，還有每月的生活費，每個暑假我都有研究助理獎學金，每個學期都有免學費獎學金 (Tuition Fellowship)，加上當助教或研究助理的薪水，生活綽綽有餘，甚至回國以後向學校申請的論文獎學金 (Regent's Dissertation Fellowship)，也拿到了。我最感激的還是整個學校的自由風氣，容許研究生在自己的研究興趣上自由發展，以及師長、同學和朋友們慷慨的鼓勵，永不吝惜的讚美。

回國後至 1984 年 6 月期間，我除了完成學位論文的寫作之外，也就論文的主要內容寫了兩篇中文的文章〈中國親屬稱謂的語形擴展與語意延展〉與〈從顯著理論看中國親屬稱謂〉，發表在中央研究院民族所集刊第 52 期及第 53 期。此外，又延續博士論文所發展出來的分析方法，應用其他的概念和材料，寫了兩篇文章〈中國親屬稱謂的相對性〉與〈訃聞中書面親屬稱謂的使用〉，分別發表在漢學研究第一卷第二期及第二卷第二期。這四篇文章雖然各自獨立，但彼此的關聯卻非常密切，第一篇、第二篇和第三篇所根據的基礎材料完全相同，而且談的都是稱謂的語言結構，只不過第一篇是純粹從材料上來分

析，第二篇是從顯著理論的觀點來看，第三篇是從相對性的觀點來看。第四篇所用的材料雖然不同，但性質上也是屬於書面稱謂的範圍，只不過這些稱謂是目前實際在使用的，訃聞稱謂正好彌補了前三篇所用材料之「理想性」的缺憾。訃聞稱謂材料的分析讓我有機會觀察在特定的脈絡下，書面稱謂結構的特性如何發揮。

至於 1984 年 6 月發表在民族所集刊第 55 期之〈中國親屬結構：相對性、父系嗣系群與聯姻〉一文，仍然使用書面親屬稱謂的材料，卻採用與前面幾篇文章迥然不同的探究方式。這須得又回溯到劉斌雄師對我的影響。。

在寫學位論文期間，有一陣子我感覺到這一輩子比較有創造力的時期，可能已經在 Irvine 度過了，今後再也不能有什麼創發性的著作。這一方面固然是對國內學術環境缺乏挑戰性的一種心理反應，多少也顯示我對 UCI 學術環境的一種感懷。但當劉先生跟我提到相對性 (reciprocity) 的問題時，我這種心情上的低調開始有了轉機。他的問題很簡單，就是說我的分析已指出稱謂的語法規則，但這些規則有沒有辦法預測每一個稱謂的相對稱謂是什麼？或者有沒有一定的法則從一個稱謂得到它的相對稱謂，這是我在美國時沒有注意到的問題，也沒有想到要在論文裡解決的問題。但 1983 年 3 月我解決了這個問題，分析的結果就發表在同年 12 月的漢學研究，也就是上述的第三篇文章。該文寫就時我便知道雖然我解決了稱謂與稱謂之間相對性的問題，但劉先生另外提到的親屬範疇間相對性的問題，卻還沒有解決。我的學位論文中雖然也用親屬範疇這個字眼，但詳究起來，實是語言範疇，於是我認真地思索到底什麼是文化上有意義的親屬範疇，1983 年 5 月底開始有了用

父系嗣系群的概念來把稱謂加以類分的想法。幾經波折，幾次的靈光閃閃，以及幾次與劉先生請教，他適時的引導，終於在同年 11 月完成全部的分析工作，分析所得的親屬結構的模型終於展現，遂有〈中國親屬結構〉一文的產生。

認真算起來從事漢語親屬稱謂的結構分析，從 1980 年初到 1983 年底，算是整整四年的時間，這四年期間，除了最後半年起心跑了幾趟田野之外，可說心無旁騖，一輩子從來沒有那樣長期的投注在一項工作上。過程中，一直以問題取向的方式進行研究，一個問題解決了，可能一下子又引發另外一個問題，也可能要間隔一陣子，才會再摸索出進一步的問題，有時問題的解決，也不是一蹴可成的，往往是那久懸未決的問題，一旦疑惑頓解，歡喜之情也愈深，能夠再深入領悟的也越多。就像佛教禪宗教人看話頭時，所謂的「不疑不悟，小疑小悟，大疑大悟」。

贅說研究歷程，像白頭宮女在說宮中舊事，只是此心仍不夠老，餘情蕩漾，自心甚明。沒有這份餘情，我怕也出不了這本集子。

1989 年 9 月 3 日

目 錄

1	序
1	自序
1	漢語親屬稱謂的研究
9	漢語親屬稱謂的語形擴展與語意延展
111	從顯著理論看漢語親屬稱謂
141	漢語親屬稱謂中的相對性
195	訃聞中書面親屬稱謂的使用
235	漢語親屬結構：相對性、父系嗣系羣與聯姻
309	漢語書面親屬稱謂所表現之複雜親屬結構
325	參考書目

圖表說明

◎漢語親屬稱謂的研究

近世漢語親屬稱謂之類型（頁6）

◎漢語親屬稱謂的語形擴展與語意延展

表一 本文所用資料與馮漢驥原資料之增易對照表（頁19～20）

表二 構成漢語親屬稱謂之詞素（頁21）

表三 各詞根所衍生的稱謂（頁27～32）

表四 核心稱謂所表示的語意典範圖（Semantic Paradigm）（頁34）

表五 詞根之原始意義與範疇定義（頁34～35）

表六 個別加詞的語意延展法則（頁83～84）

表七 詞素構成的等價類（頁89）

圖一 漢語親屬稱謂詞素組合順序圖（依不同詞根分）（頁38～40）

圖二 稱謂的語形擴展與語意延展（頁49～81）

圖三 父系男性親屬稱謂與喪禮服制（頁97）

◎從顯著理論看漢語親屬稱謂

表一 漢語親屬稱謂的SN序列（頁119～121）

2 《漢語親屬稱謂的結構分析》

表二 SN 序列的次數分配表（以最末詞素爲 S 或 N 來區分）（頁 122）

表三 SN 序列的次數分配表（以最末詞素和倒數第二詞素爲 S 或 N 來區分）（頁 122）

◎漢語親屬稱謂中的相對性

表一 漢語親屬稱謂之相對稱謂表（頁 150～174）

表二 詞素的相對法則（頁 177～178）

表三 表一之外的所有可能之相對稱謂之建構（頁 183～189）

◎訃聞中書面親屬稱謂的使用

表一 死者親屬之稱謂（頁 203～210）

表二 訃聞中出現的對死者的稱謂及其次數分配表（頁 225～226）

◎漢語親屬結構：相對性、父系嗣系羣與聯姻

表一 漢語親屬稱謂及其類分（頁 246～270）

表二 漢語親屬稱謂所包含的次範疇及其相對次範疇（頁 271～274）

表三 次範疇間的相對性法則（頁 274～275）

表四 各個次範疇所包含的親屬關係之範圍（以劉氏符號表示）（頁 278～282）

表五 漢語親屬體系內各個父系嗣系羣所包含之次範疇及稱謂數目（頁 289）

圖一 近代漢語親屬體系（頁 286）